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萬花樓 第二十八回 報恩寺得遇高僧 磨盤山險逸惡寇

當日眾兵將三千軍馬，冒著風雪而走，張忠馬上嘆道：“蒼天，何不方便數天！”李義道：“二哥，果然有此大雪，何不待我們到了邊關再下，縱使下到明年也何害？”次日，狄爺傳知軍士各換上油衣，並將油套裹在車輛之上蓋好，弟兄三人也用上雨籠折子，仍復催趨前進。兩雪交加，狄爺思算程限不多，只得三四天，如若多耽擱一天，就違一天限期。雖有幾封客書倚靠，到底以不違限期為妙。是以兩雪雖大，日則兼程趨趕，夜方電紮，一連三天，眾軍士滑足難走，叫苦悲嘆，頗有怨言。狄青對張忠、李義道：“二位賢弟，今天雪比往常倍加，軍士們聲聲呼苦，於心何忍。無可奈何，只得暫且停紮，待兩雪小些，再行前進便了。”張忠道：“此地一片荒郊，在此屯紮，恐有不測，須要尋個穩固地頭安頓才好。”狄爺道：“二位賢弟暫且停車，待吾往尋個好地段安紮。”張、李允諾。李義道：“哥哥尋了地段，速速回來。”狄青點首，即提金刀拍馬而奔，一瞧四處荒岡野嶺，好似一片銀河。計到三關，路途差不多有三百裏，原望兩天到得三關，交卸了軍衣，消了禦旨，方可了事。豈料連天雨雪紛飛，軍士叫苦，目擊情形，頓增愁悶，只得安屯，把限期耽誤了。想來耽誤了限期，楊元帥軍法雖嚴，自然看太後情面，還有幾封書暗助，料得楊元帥決不加以罪於我。一路思量，策馬往尋，豈知龍駒跑得快捷，不知不覺已有二十裏路程。隱聞遠寺鐘聲傳來，狄青見是一座寺院，十分高興，不覺滿心大悅道：“這個地方，可以停屯了。”想罷，迎著兩雪，復加鞭而走，奔至山門首，只見石獅東西對立，左種松，右栽柏，山門未油紅漆，直豎金字牌，是“報恩寺”三個大字。狄青跑進頭門，下了龍駒，內廂走出兩位借人，笑容滿面，年方四十上下，合掌曲背，呼道：“狄貴人老爺，我家師父知大駕到來，故打發貧僧在此恭候。難得果然是貴人到來，方見家師之言可信，且請至裏廂敘談。”當下一人牽馬，一人引道，代狄青拿著金刀。狄青聽和尚之言，覺得奇怪，素未晤面，先知姓名，真乃令人疑惑難猜。

到了內廂，就有一位老和尚下階相迎，但見他貌古神清，三給長須，雙目湛澄，掛一串珊瑚念珠，手執龍頭杖，身高九尺，腰圓背厚，宛似天神下凡。狄青見他前來迎接，想他定是有德行高僧，不敢怠慢，先打了一躬。那和尚只兩手略略一拱，道：“王親大人，何須拘禮。”狄青一想：本官深深打躬，這和尚只拱手而答，必然是個大來頭的和尚了。便開言道：“請問老和尚法號、年紀！”老僧道：“大人請坐，待老僧上告一言，老僧法名聖覺，問年紀，自唐至今三百八十五年了。”狄青道：“如此，老和尚是一位活佛了。”和尚道：“王親大人，老僧的父親乃唐朝尉遲恭，吾俗名寶林。”狄青聽了言道：“原來大唐天子駕下，尉遲老將軍的後裔，小將不知，多有失敬之罪了。”和尚道：“王親大人休得謙恭，貧僧失於遠迎，望祈恕罪。”狄爺道：“那裏敢當！老師父既然是唐朝大功臣之後，因何作了佛門弟子？”和尚道：“王親大人，你也未知其詳，只因大唐貞觀天子跨海征東之日，老僧也隨天子遠征。豈料大海洋中，波浪大作，險阻無涯，君臣將士個個驚惶。當日天子志誠，禱告上天：若得波濤平息，能平服高麗，回朝情願身入佛門，潛修拜佛。禱告才畢，果然波浪平靜，安渡東洋。後來征服東遼，班師歸國，我王不忘此願，要去潛修佛道，有王親禦戚文武大臣，多方勸諫，萬歲乃天下之主，臣民所瞻依，豈得潛修佛教，效愚民所為。我王說，君無戲言，況祈許上天之語，不依眾臣所諫。當時老僧自願代聖修行，我王大悅，即於此處，敕賜建造報恩寺，是如此來頭。”狄青道：“原來有此緣由，足見老師忠誠為主，真是萬世留芳。今下官尚要請教老師。”和尚道：“大人意欲何為？”狄爺道：“下官只為奉旨解送軍衣，前往邊關。那知這幾天雨雪紛飛，軍兵苦楚，又無地安營，特到此欲借寶寺安屯一二次，若得雨雪一消，即行前進。”和尚搖首道：“不須借紮此地了。你們數十萬征衣，全行失去，休想此處安屯了。”狄青變色道：“倘失去征衣，下官性命就難保了。”和尚道：“大人，這征衣來時還未失去，此刻恐已被人劫去了。然此乃定數，你且在此權宿一宵，貧僧有言奉告，大人不必驚心。有失自然有歸，從中因禍得福，老僧斷然不誤你的。”狄青聽了，心下驚疑，看來此僧清高超群，又言有失有歸，因禍得福，想必定有奇遇，不免在此耽擱一天，明早再行吧。

不表狄青權宿寺中，與聖覺樣師敘話，卻說楊元帥自真宗天子欽命鎮守三關，只因楊延昭棄世後，朝中武將只存幾位王爺，但年紀高邁，少年智勇者卻稀。惟楊宗保年二十六七，襲了父職。後至仁宗即位，加封為定國王，敕賜龍鳳劍，主生殺之權，三關上將士，專由升革，先斬後奏。他為帥多年，冰心鐵面，軍令森嚴。是日升坐帥堂，言道：“本帥自先帝時，已奉旨鎮守此關，只因父親去世，襲了父職，執掌兵符。此關平靖十餘載，豈知近年來西戎連年入寇，興動干戈，內有權奸當道，外有敵兵犯境，怎能坐享太平？屈指光陰，守關二十六載，自西戎興兵，爭戰多年，本帥止有保守之能，而無退敵之力。目下隆冬冰雪之天，帳下軍士數十萬，專候軍衣待用，連連有本回朝催取，不料此時還未解到。前日正解官有飛文到來，說在仁安縣驛中，被妖怪將副解官擄去，本帥猶恐有弊端欺瞞，是以飛差查探，不料果有此事，已經奏本進朝去了。但限期一月，今日已是二十八日期，因何征衣禦標不見到來。狄青既為欽命之臣，定知隆冬兵丁苦寒，早該急趨程途到關，為何耽誤限期，可憐數十萬兵丁寒苦，實是慘傷。”

楊元帥公位在中央，左有文職範仲淹，官居禮部尚書。右坐武將楊青，年高七十八，仍是氣宇軒昂，年少時已隨楊延昭身經百戰，兩臂膊猶如鐵鑄之堅，曾經見二虎相爭，被他力打而服，故人稱打虎將，官封無敵將軍。還有多少文官武將，都在帳外東西而列。當時範爺見元帥嘆息，微笑道：“元帥不必心煩，聖上命狄青解送軍衣，決不敢在中途延誤。況今限期未到，何須過慮。”元帥道：“範大人，如此大氣陰寒，兵丁慘苦，倘或被他人再耽擱三五天，可不寒壞了眾軍。”範爺道：“元帥，這狄青既為朝廷禦戚，豈不體念軍士寒苦，或於限內到關，也難定論。”元帥道：“範大人，狄青既然奉旨，限了軍期，莫非仗著王親勢力，看得軍士輕微，故意耽誤日期。”楊老將軍笑道：“元帥，說那裏話來？如此連天雨雪，三十萬征衣，車輛數百，途中好生費力。定然兩雪阻隔行程，如要征衣解至，除非兩止雪消。”元帥道：“老將軍，若待雪消衣到，眾軍士已凍死了。”範爺道：“元帥既不放心，何不差位將官，到前途去催，不知元帥意下如何？”元帥道：“大人之言有理。”元帥正要開言，只見部下一將匆匆跑上帥堂，身長九尺，背闊腰圓，面如鍋底，豹頭虎目，上前打躬道：“元帥，小將願領此差。”一聲響震如雷，此人乃焦贊之孫，名喚焦廷貴。元帥道：“焦廷貴，本帥著你往前途催趨征衣，限你明日午刻回關繳令，如違定斬不饒。”焦廷貴手持短刀，身乘駿馬，帶上乾糧火料，離開飛馬而去。

此話暫停，且說三關之內，相離一百裏之遙，有座磨盤山，山上有兩名強盜，乃嫡親手足。長名牛健，次名牛剛，強佔此山已有一十二年，嘍羅兵約有萬餘，糧草也足夠三年之用，這兩名強盜無非打劫為生，不想做什麼大事，故楊元帥道他蠅蟲之類，不介於懷。又有李繼英自在龐府放走狄青，與龐興、龐福，踞了天蓋山為盜。只因龐興二人，心性不良，只得一月，李繼英見他殘害良民，難以相處，分夥而去，路經磨盤山，又結識牛家兄弟，他二人向與孫雲有事相通。是日清晨，孫雲有書送來，二人看罷，牛健道：“原來孫二老爺要害狄王親，叫吾劫他征衣，你意下如何？”牛剛道：“哥哥，孫二老爺乃龐太師女婿，並且孫雲前時向有關照，我們豈可逆他之意？況有金寶相送，有什麼劫不得？”牛健道：“劫是劫得，但這狄青與我們並無仇怨，劫了征衣，害他性命，於心不忍。”牛剛笑道：“哥哥，若狄王親往日與弟兄相交，今日也原難劫他的，妙在一向無交，正好行此事了。”牛健聞言，只得回了來書，白銀五兩，賞了來人，立時召集眾嘍羅，吩咐已畢，忙著人請來三大王李繼英，牛家弟兄起位迎接。牛健笑言道：“三弟，方才孫二老爺有書到來。只因孫二老爺與狄欽差有仇，如今狄青奉旨押解征衣到三關去，胡孫二老爺托著我們劫取征衣，使他難保性命。有勞三弟管守此山，我兄弟各帶嘍羅五千，下山去劫掠他征衣。”李繼英聽了，想了一番，搖首道：“不可劫他征衣，這是朝廷之物。二位哥哥，休得聽孫雲之言，莫貪此無義之財才是。”牛剛道：“三弟之言卻像癡呆，哥哥不可聽他之言。”繼英又道：“二位哥哥，那孫家乃是奸臣一黨，奉著奸臣，非為英雄，你二位果要劫掠征衣，我等就斷了結義之情便了。”牛健聞言，怒形於色，二目圓睜，喝道：“胡說，你是異姓之人，如何做得我們之主！”李繼英想道：看他們如此，料想阻擋不住，不免待吾預先通個信息，叫狄公子準備便了。這繼英帶著怒容，氣衝衝，單身上馬，提了雙鞭，匆匆而去。牛健弟兄也不相留，即時興兵下山。

卻說李繼英到山人夥之時，只說是天蓋山的英雄，牛家兄弟並不知他是龐府的家人，為私自放走狄青逃出來的。若知此緣由，必不對他說此事了。當日李繼英冒著風寒雨雪，跑馬如飛，豈知一來道途不熟，二來性急慌忙，走錯了路途，故不能保得征衣。是以張忠、李義不知緣由，不得準備，這且不表。

卻說牛健弟兄各帶五千嘍羅，留下二千守山寨，各執兵器，殺下山來。牛氏兄弟在此山為寇，已十二年，那個僻靜地頭不熟，料想東京來必從此道經過，如今果然不出所料。原來上一天，張忠、李義等候狄欽差擇地安營，豈知去久不回，張、李二人只得商量屯紮荒郊，埋鍋造飯。

不知強盜殺來，是否劫得征衣，且看下回分解。